

春在堂尺牘木



春在堂尺牘二

與談仲修

去歲至武林不

數日并作西湖之遊

之罪可勝言哉

學之稱不敢當僕自

讀書妄思誤述先儒舊說或有未安輒以己意有所

辯訂歲月既久云云遂多既已作之不敢自秘訖癡



芳流雨天

高



于書不加譴責拳拳推重有願



于治經不識涂徑中歲



德清俞樾



四方貽笑大雅甚無謂也黃君元同海外佳士學使
吳和甫同年黃昔歲書來曾述及之所著經禮達詁
先覩為快快其先德德香先生論語後案如有印本
亦望寄讀也戴高仍館金陵礮局今歲兼書局讎
校李少翁移節兩湖書局中止甚望曾侯相來復舉
之也因問故附及

與沈吉齋

敬

叩

訂交文字二十五年矣雖未謀一面然未嘗一日忘
也朱采蓀來忽奉手書知著述名山自有千古春華

秋實學與日增甚善甚善苦上至吳中郵筒甚便大
著能寄示一二否僕自幼不學溺于詞章罷官以後
無所事事既不敢高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敢虛言心
性以欺世杜門自惟日讀書不自揣量妄有撰述
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天鏤版雨武林諸子平議亦三十
五卷擬開雕吳下未知果否僕所撰述此二種最用
力卷表亦較繁其外尚有字義載疑四卷去歲曾錄
副本寄京師就正祁春圃相國適相國薨逝今未知
在何所矣又有金石瑣談一卷春秋名字解詁二卷



史漢襍志二卷其易貫一書未定卷數不知能卒業
否賓萌集亦未定卷數隨時尚有增益外集四卷皆
駢體文已刻於吳市寄共一部博賢郎一笑而已
古今體詩十一舊作居多近作寥寥自同治建元
以來未盈一卷也古人詩文無異集者惟合編為賓
萌集則嫌文少西詩多不其相稱或別編為春在堂
詩錄然拙詩無家法亦不足傳也他若春在堂隨筆
金鷺山人尺牘皆其瑣瑣者因承垂問故縱筆及之
春寒惟自愛

上曾滌生爵相

前歲秣陵舟次敬肅一箋龍少荃前輩寄呈未知得

登釣覽否比聞恭承玉詔還鎮金陵以使相之威

儀壯江山之形勝謝太傳十五州都督郭令公廿四

考中書光輔盛時比籍龍門在望鶴跼為勞

樾南歸後僑寓中承乏紫陽講席前塵昔夢久已

坐忘所惟日孜孜者經外旁及諸子每念國

朝經術昌明超踰前代諸老先生發明古義是正文

字實有因文見道之功而樾所心折者尤在高郵王

氏之學嘗試以為讀古人書不外乎正句讀審字義
通古文段借而三者中通段借尤要故王氏之書用
漢儒讀為讀日之例假借而讀以本字者居半焉
樾雖無似竊不宮撰私有撰述所著羣經平議諸子
平議各三十五卷妄思天附經義述聞讀書稊志之後
王氏已及者不後及一知半解掇拾其間家貧又無
書籍如白孔六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皆不能
具唐宋人援引異同未由考證比之原書真如砒砒
之與美玉矣見在羣經平議已刻於武林因有訛字

尚須刊正俟刷印後即當寄呈函丈恭求鑑定自惟
樗櫟之材得付門牆之末大懼草零木落有傷知人
之明是以竭熒燭之光效眇繇之微力夜以冀日
麤有成書雖誇圖四方為識者所鄙然辱愛如吾師
者或為之覓爾而一笑天雨流芳
與柳質卿圖
承示橫金志二十四卷詳賦而有法甚善甚善惟第
四卷鎮村志小序引姑蘇志云商賈所集謂之鎮此
非塙論也鎮之名實起於古之鎮將雖大小不同然

名由此起有可考也宋談鑰吳興志曰鎮戍置將起
於後魏唐高祖嘗為金門鎮將是也唐制每五百人
為上鎮三百人為中鎮及二百人為下置將副又
置倉曹兵曹參軍倉庫戎器之類自藩鎮勢強鎮
將之權曰重以至五代天雨流芳為弊益甚縣官雖掌民事束
手委聽而已國朝朝平定諸國收藩鎮權諸鎮省罷略
盡所存者特曰監鎮煙又魚征商至於離縣稍遠
者則有巡檢寨云以是言之今所稱鎮者本於宋之
監鎮而宋之監鎮實元魏鎮將之餘波談志此條最

為詳悉姑蘇志云云近於臆說矣又按今所稱鎮者
皆設官鎮防之地橫金非_縣檢司治所已不得稱鎮
其附屬諸村更可知矣宜易其名曰村聚於義為合
名亦甚古史記_五帝本紀一_年而所居成聚注曰聚
謂村落也然則村聚連_文不_雨嫌牽合矣村字說文所
無宜作邨然說文曰邨地名則亦非村落之謂也蓋
古字止作屯漢書陳_勝傳注曰人所聚曰屯是也作
邨者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字書曰屯亦邨也
是其明證今相沿既久不必定從本字惟村則俗字

不可從耳

上曾滌生爵相

金陵晉謁小住節堂

豫一

游叨陪未座窮園林之

勝事叙觴咏之

西園

致足樂也

憶聞隨園上尹文端

啟事云日落而軍門未

天橋

知銜前尚有詩人山遊而

僚屬爭看怪車

後常

攜隱者樾以山野之服追隨冠

蓋之間頗有昔賢風

而吾

師勳業高出文端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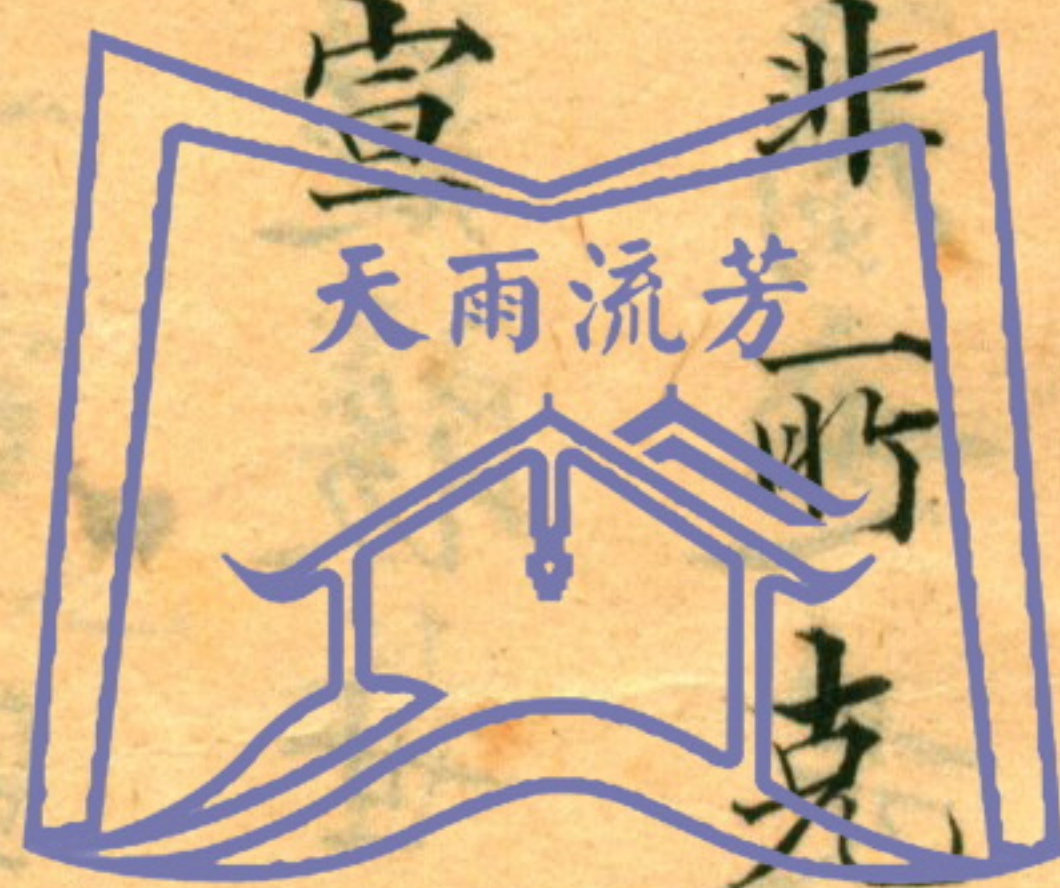
奚啻倍蓰則樾之遭際亦遠越隨園矣至於元武湖

上麟趾洲邊屈使相之尊嚴泛輕舟容與之紅衣翠

蓋掩映其間此樂尤為得未曾有每欲作小詩紀之
而竟不成亦見詩脾之濕也幕府諸賢未識誰工繪
事能傳之丹青以識雪泥蹤跡否擬已於十四日抵
滬即擬還蘇敬
 陳謝不盡萬一
 天雨流芳
與曾樞元同年
前由補帆處寄到惠書數千里外簿書鞅掌之餘猶
惓惓於故交如此白香山詩云惟有蔚章於我分深
於同在翰林時可為閣下咏矣嗣閱邸抄知拜黔撫
之命同譜中膺疆寄者自閣下始從此又安邊徼

光輔中興逖聽者與有榮施焉惟黔事當萬難措
手之時宜如何宏此遠謨以副隆遇山川悠遠企望
為勞每念吾榜落寞令丁未壬子閒未免蜂腰近年
稍已生色蓮衢學矣補帆亦可望節鉞湘吟汴生
浸已嚮用榜運其日亨天雨流芳平越自夷門罷歸中更離亂
仍以筆耕餬口前塵昔夢久付飄風而文士名心不
能自己窮年兀兀妄補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已
刊於浙中其諸子平議亦將於吳市開雕此外零星
各種尚數十卷敝帚自珍不足易市兒之一餅而欲

與諸公揚分道之鑣啞其笑矣頻年主講紫陽虛擁
臬比了無裨益明歲移席浙江之話經精舍從吾所
好古訓是式湖山壇坫其鄙人坐老之鄉乎來書乃
有東山強起之書固非芳野克當亦雅非鄙意也手書
奉復惟為時自重不宣
與黃元同
承示經禮通話二冊第一冊已讀一過援引詳明
議論通達洵近今之傑作也鄙人記問粗疏不足副
來意甚媿惟以啟蟄為祈穀之常時日此未知所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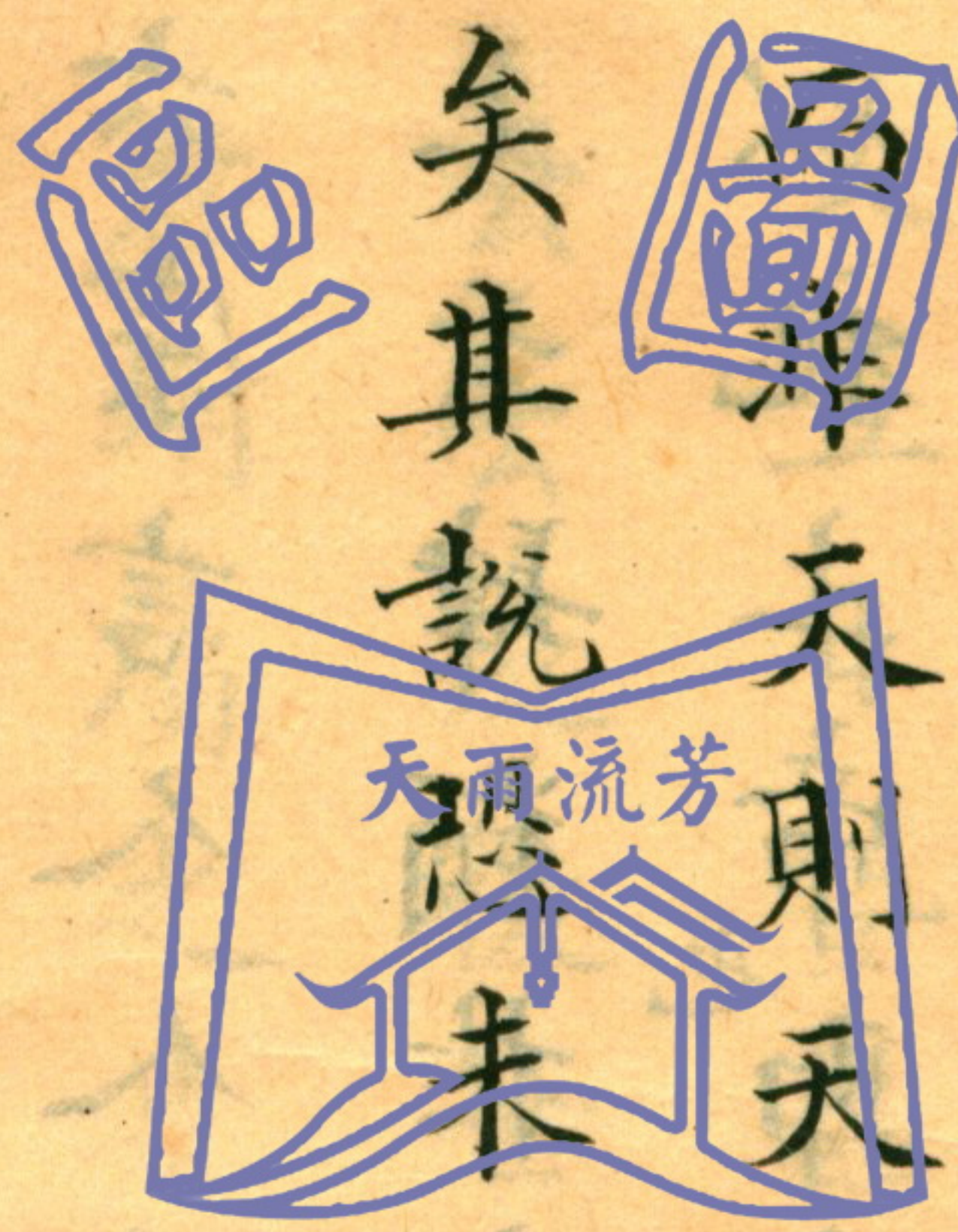


芳野
天雨流

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謂以上辛
郊祭天也無以證其為啟蟄之日且古來亦未必有
二十四氣名目二十四氣見周書時訓篇其曰立春
之日東風解凍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驚
蟄之日獺祭魚云云疑後世既立二十四氣名目而
取古麻三微一禁對屬之是以蟄蟲始振在立春後
五日而不在驚蟄之日也內外傳說曰所龍見曰火
見曰水昏正曰辰角見曰天根見如此之類則以星
記之曰日至曰日中曰日在北陸如此之類則以日

記之曰啟蟄曰閉蟲曰獺祭魚豺祭獸如此之類則
以物記之可知古無二十四節氣矣不然桓五年左傳
既云啟蟄而郊矣何不云小滿而雩秋分而嘗小雪
而烝乎又尚書大宗言人人殊尊意從大傳說而僕
則以鄭說為然上云肆類祭上帝即包地在內中庸
篇郊社之禮所祀上帝即其例也蓋圜丘方澤也
分祭天地常典也舜攝位而告祭則天地自可合祭
故止言上帝統於尊也非遺之也日月已於祭天時
祭訖矣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別祭

之是謂禋於六宗六宗者天之屬也又曰望于山川
山川者地之屬也自是而又徧于羣神焉則咸秩無
紊矣伏生以天地春夏秋冬為六宗是再祭天也若
謂上帝是五帝天則天更尊於五帝當先禋六
宗而後類上帝矣其說天雨流芳未可從希更酌之
又與黃元同



拙著世室重屋明堂書據書宇文愷傳改堂修二

七為堂修七既而學使吳和甫前輩寄示尊公明堂

步筵考亦以二為衍文地之相去時之先後而所見

則同為之狂喜及足下作經禮通話則不以為然善
哉在尊公為有諍子在鄙人為有諍友學問之事豈
尚苟同乎惟足下謂非衍文止據鄭注及馬宮說
則仍未足以破鄭注法云令堂修十四步若經文
明言二七則是寔數如雨評必為假令之詞拙著世
室考已及之矣為馬宮謂夏氏后益其堂之廣百四后
十四尺足謂下馬意堂後上六謂十四丈廣四修一為
為又加四尺初讀之頗以為然但馬宮說周制云大
夏后氏七十二尺夫百四十四加尺七十二為二百十

六尺與東九筵不合矣今按馬說云夏后氏世室西
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二顯于堂故命以屋
周人明堂二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
廣百四十四尺圖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
十二尺以文義論之馬宮既論三代之制不應獨不
及殷且所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者果益何代之制
乎愚意夏后氏下有圖文當先論其复制至益堂之
廣者乃是殷制益即從复制而益之也馬說始別有
據與考工記文本不符合而欲據以定二字之有無

恐不然矣非敢護前蓋日求是恕之恕之

與沈吉齋

去歲辱惠書并賜尚書彙解六卷樾於經學至為讀

粗疏雖有誤述直謂不知而妄作者視閣下綜貫

羣書斷以卓見迴不作矣乃拳二下問如此所謂問

道於育者與適其時旋里營先人窀穸躬親畚揭未

遑披覽至歲始底還屬新正又至武林正月下旬

又還吳僕二往返無一日之暇然而雅意未敢久虛

也是以此次來杭携之舟中窮日之力伏讀一過以

蹄泐之力而欲測學海之津涯有望洋向若而已且
舟窻無書籍未由獻一得之愚甚媿其惟媿惟君牙或
作君雅一條恐是據本為說考尚書釋文曰君牙
或作君雅而禮記緇衣篇引君牙正作君雅鄭注曰
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天雅本從牙聲故書古牙雅
通用呂氏春秋本篇伯牙高誘注曰牙或作雅即
其証也君惟當是君雅之誤刻本麻沙不足為據此
條雖無闕要義然是錯誤之顯然者當刪去之免為
全書之累至因書疏引由也嘖証叛諺之義而痛詆

孔穎達此自為聖門高弟効捍衛侯遮之力然寔亦
可以不必叛諺也半諺也即坂諺也豈獨如此而已
皇矣篇之畔援卷阿篇之伴奭訪落篇之判渙君子
偕老篇毛傳之信是雖美惡異詞而意義皆同蓋古
書中雙聲疊疊韻形况之音鄰雨流芳無字定宜依声以求之
勿泥形以求之音因其字偶作叛作畔遂謂孔穎
達坐吾子路以大逆無道之名大声疾呼義形於色
而古人或不受也請於治經之暇略及周秦古書必
自得之又因晁以道責侍子之說而以御案從之

為非私家著述原不必拘然何敢昌言非之宜刑此
句為是恃愛妄言幸勿罪其狂瞽

與黃元同

昆弟子婦之服



無明文宋政和禮為兄弟之子婦

為夫兄弟之子婦並大



蓋本乎廣制開元禮云

為夫之伯叔父



此即為兄弟之子婦服大功之

明証也尊著以適婦



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眾

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而以唐制為非

殆不然乎按不杖期章傳云世并父父何以期也與

尊者一体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焉，不
足以加尊，故報之是昆弟之子服。婦世并父以期而世
并父即報之以期，然則昆弟之子婦服世并父母以
大功世并父母，宜報之以大功。大功意有夫之世
并父母而不言報義，因可以互見矣。唐人之制自有
所受若如尊，既以婦小功例之，非旁尊報服之義
也。希高明更審之。

上湘鄉相國

五月朔自蘇廡寄到賜書感闕愛之逾恒愧期望之

過當昔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
刷則左右重今吾師拳三於樾者豈止久語懷刷之
思惜越老大無成而冠子輩景升豚犬不足當孫陽
之一顧遙望門牆視而已樾自香山別後返棹胥
門偵探不明謂旌節不天雨流芳蘇徑臨滬瀆是以不克
追隨至今悵惘已抵武林仍寓湖樓西湖山水
之勝自非吳下所可及望心目開爽惜不得從
吾師作十日遊也吳南屏先生竟未之見昨問之楊
石泉方伯知已在山陰道上矣謹附及

与蕭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去秋以來因萍梗浮蹤遷就不定而老前輩旌麾所

指亦轉戰靡常是以久未通候當不罪其濶疏也比

聞玉帳牙旗馳驅畿甸黃運兩河之要抒紫宸

三輔之憂偉烈豐功隆上想甌名氏金不久儲

以有待矣軍書旁午帷幄賢勞餐衛奚如伏惟萬福

越自己丑歲承延主濟陽書院皋比絳帳忝竊兩年

一從大榭遠移便覺孤根難託適馬穀山制府以西

湖話經精舍見訂遂辭蘇而就浙且喜今兄小荃中

丞移撫是邦甘棠兩樹原是同根初不異躬庇宇下
也今年以講席而兼書局丁禹生中丞又推屋烏之
愛吳門書局許桂虛筆墨生涯比往年腴潤頗撥稍
稍積蓄為將來之計又拙著各書已刻者四十
八卷未刻者尚五十餘卷橐中積有五百金便可
盡刻之然二者恐不可得兼也廡樓雨坐寂寥寡懽
拉襍布陳伏希照察
與潘伯寅侍郎
一別春明五更寒燠遙瞻槐棘時用依、前歲壽陽



相國寄回^到安丘王氏說文有閣下所製序今年王子

莊孝廉從京師來携贈金誠齋先生求古錄補遺亦

閣下所刻乃知近來垂意斯文學求寔學乾嘉一脈

庶幾未墜甚善甚善伏於數十年來斯事衰息非在

位之君子安能振而起之之心竊為左右望也

僕窮老著書聊以自娛於斯道絕續之交無所裨益

茲奉上拙刻三種其一種刻而未成自公退食俯賜

覽觀有所訂幸甚

与季少荃揆師

夏間曾肅寸牋託小荃中丞寄達未知入照否頃閱
邸抄知捷書飛奏優詔褒揚以枚卜之金甌作酬
庸之鐵券仰惟德望全副具瞻猶憶昔歲金陵入驕
下訪小舟促膝南移時深以早出玉堂為憾樾率
爾言曰他年以大學士天國流芳還朝則仍是本衙門也三稔
未逾片言果驗高將絳節新試沙隄于介圭入覲之
餘重莅芸香舊署集燕僚之歡佩瞻使相之威儀此
禮唐人于拜命後三日行之故劉禹錫詩云猶有當
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惜樾跼伏草茅獲不身

逢其盛然自此甲兵淨洗吾儕得安耕鑿之常拜賜
多矣手此布賀惟為時自~~不~~不宣

上曾滌生使相

秋初曾上一牋



得覽^若傲

釣比者恭聞朝廷以

畿疆重地必得威德兼^{雨流}著之大臣雍容坐鎮特移節

鉞以壯郊圻雖經綸南國之功正資謝傅而保釐東

郊之任尤賴畢公瞻~~望~~慈~~雲~~從此遠矣樾以不才挂

名門下謬承盼睐叨預讌游私冀旌麾長駐金陵則

或者江檣海撥附便而來元武湖中花藕香裏尚可

接續墜歡驟聞大樹之將移便覺孤根之難託自惟
菘蘆伏處蒲柳早衰既無開長安樂而西笑之心安
有乘下澤車而北來志事黃扉在望未卜何時何地
再登夫子之堂與言及此能不依二惟願吾師出為
方召入為伊呂駿業豐芳流雨天功隆二日上直至中書二十
四考之後開綠野堂從赤松子然後自髮門生追陪
杖履重尋昔夢再話游吾師於此或更有吾与點
也之契乎

与馬穀山制府

夏間自蘇旋浙于石門水次望見旌旗因時已昏黃
未遑奉謁擬俟八驕南返再叩龍門而旋聞移節金
陵殊增戀二伏念兩淮重地為朝廷注意之區允
賴大賢用資坐鎮鄉相公以旋乾轉坤之略規畫
于前閣下以經文緯武若流若雨之身恢張于後兩賢接踵若
羊叔子之繼元嘉臨淮之代汾陽後先焜耀三江
黎庶拜賜良多而浙東亦仍是餘光所及照雖
借寇公而不可然瞻召父其非遙翹企清塵又未始
不私相慶幸也擬今年承延主詒經講席湖山壇坫

叨竊為慚惟是故里無家故仍寄紱吳下而以扁舟
往返其間倘還蘇扁後有金陵之便尚其附之而來
以舊部民觀新德政也

与丁禹生中丞

圖

月之二日買棹武林恐

芳流

勞臨

送且暫別也故未走辭

乃接蘇扁來書知是日適蒙招飲護世城中必多美

饌老饕不獲饜飲深歎口福之慳矣旌旆聞金有陵

之行未知果否馬穀翁曾否南來湘鄉公何時北上

便中幸示及櫪還蘇當在十一月中官梅將放之時

正詩興大來之日尚可補領盛情也

与杜小舫方伯

別後由蘇廡寄到手書知台候勝常為慰僕于九月

初携老妻至湖樓倚檻坐對全湖晴好雨奇隨

時領畧至夜則月色波光^{雨流}止下照耀兩三魚火明滅

其間光景尤清絕前日乘籃輿至天竺靈隱禮佛天

夾道^{竺大}今^{殿新}則若彼濯^{無可}二^{觀覽}美^一我^路猶有憾矣^{頗佳}靈隱則勝景天^{舊時}

成不以盛衰有異山洞幽邃山^上老樹亦未盡摧殘止

泉沅瀲、清逾絲竹是日為月盡日香客稀少游履

亦罕與丙子坐冷泉亭上仰觀山色俯聽泉声一樂

也亭中懸平齋所書泉自幾時冷起一聯丙子謂問

語甚雋請作對語僕因云泉自時有冷起峯從無處

飛來相與丙子云大笑不如意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

相與大笑隨筆及之博故天南流芳人撫掌也

與杜蓮衢同年

京華一別五易寒暑安聞校里之餘即抗歸田之疏

二疏高跡復見於今惜無昌黎大筆以張之耳惟吾

榜介丁未壬子間舊有蜂腰之誚其不為榜運所限

者樸山將軍外內惟汴生湘吟外惟樞元補帆諸君
落二可數而閣下為之領袖雖欽恬退之高風寔乖
忤望之宿願所期藹傳東山乘時復出不惟蒼生
幸抑亦同譜之閣下流芳有意乎僕跼伏林下忝窺
泉比妄以譏述自娛不雨知老之將至月初自蘇至湘浙
庸居湖樓明年橋城中覓屋數椽為移家之計果
能如願則一江之隔相距非遙不難雪夜滿舟來訪
戴安道也
與李少荃參知

九月廿六日得六月四日書雅意拳拳讀之增感七
月廿七日曾肅寸箋奉賀金甌枚卜之喜託禹生中
丞作寄書郵未知已意典籤否比者蓋聞玉節小駐
金陵軍府多閒意帶伊適于劍履趨朝之後修槃匝
適寢之儀開戲綵之堂天雨流芳披一品任鳴珂之里車擁
八駟韓魏公畫意榮方斯茂如矣不勝欣羨之至
樾廟居湖上仍以圖籍自娛意朗歲承令兄筱泉中丞
推愛一枝之借仍許蟬聯精舍數楹聯聊以藏拙借
湖山之勝地養蒲柳之衰姿鋪啜如常足慰存注仲

冬中浣擬還蘇廟以後書札仍託吳中當事諸公為
便前者惠書郵筒徑遞鄙人江湖蹤跡本是萍蓬驛
使一枝無從持贈以感日月久稽白香山詩云何意
使人猶識我就相公書戲為相公誦之以博
一笑

與喬鶴儕中丞



昨由少仲處交到惠書知前年因奉題含飴授經圖
有寄復之函而未獲拜讀不知浮沈何所矣茲當小
園梅信初回想謝傳東山興復不淺披一品仙衣而

踏雪携上尊 御酒以尋春 較吾輩竹屋紙窓得少
佳趣者迴不侔矣 然而四海蒼生正思霜雨恐司馬
君寔不能久留 獨樂園中明年旌麾北上定在何時
但願虎符玉節 南來俾野間雲亦得飛傍軍鶴
門藉親君子之光 以慰堯平之願 屈之之心 寔所企
望 擬于十一月底 吳下廟廬度歲 臘鐙如豆 凍筆
無花 仍藉故書 以消^短晷 前為少仲 捉刀代書 齋額
乃承見愛 授簡命書 草^二報命 殊無足觀 勿罪為幸
與孫琴西

昨
睢少仲同年言兄已底金陵東山復出為同譜光幸

甚吾榜雖落寞然頗多盛事相吟以中允得學士補

帆以編修得臬使振冠以候補道得巡撫皆近來所

罕見繼之者其在也兄呼龍生九子應龍好飛鷗吻

好望各成一種諸君子鄙人望焉可也弟今年

主講浙中而仍寄吳下頗擬于林忒覓屋數椽為

移居之計而不可得吳下有潘文恭公舊居玉泉觀

察屬弟修葺而居之果從其議竟作吳下阿蒙矣兄

以為何如拙詩刪存六卷揚石泉方伯刻之于杭州

明春可以畢工諸子平議已刻成小半明年得二百
金便可全付剗刷矣此外零星各種尚頗不乏展
醬瓿上物豈亦吾榜之盛事乎書至此啞其笑矣子
高在金陵書局與常見聞伊近患末疾頗念之金陵
近年來名流翁集得老天現為敦槃長是亦一盛事也
隨筆書布天寒奇愛
与李筱泉中丞
元旦手書肅一箋奉賀春祺定已照入矣二月初吉為
太夫人覽揆良辰洪惟我國家中興伊始應五百

年名世之期適當太夫人龐褓延洪屆七十載古稀
之候閣下与少荃相公任兼將相威鎮東南而哲弟
觀察都轉諸公又皆屬舉鴻軒同佐熙朝景運門
望甲乎海内歌公端乎人閒雖浙水東西未得安輿
戾止而慈雲一片覆露無垠大君子景星福曜所照
臨即太夫人冬為春風所煦被吾浙士女瞻拜南陔
天竺燒香不如軍門壽也為極以小事勾留吳下不
克先期趨赴歌白華三章太夫人壽輒撰楹帖一聯
以獻詞旨淺薄不足揄揚萬一甚媿甚媿

与勒少仲同年

昨席上談及古時金價因起憶不真故未詳述歸而

考之漢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值錢萬是金一兩值

錢六百二十五管子輕重戊篇桓公使人之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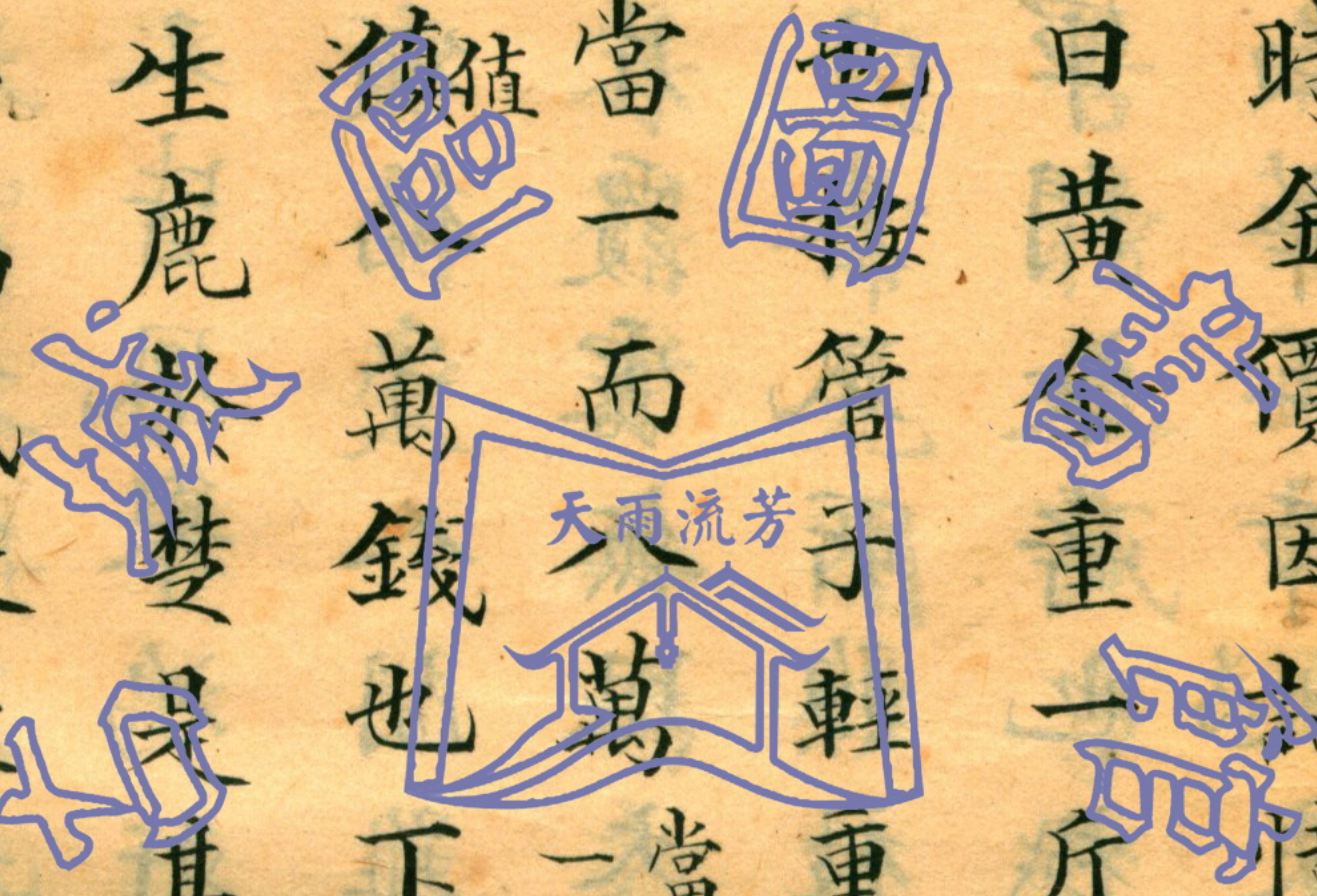
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當作楚生鹿此八萬蓋

以錢計言一鹿值萬錢也下文云令中大夫王邑

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楚是其証也又下文云管子

告楚之賈人日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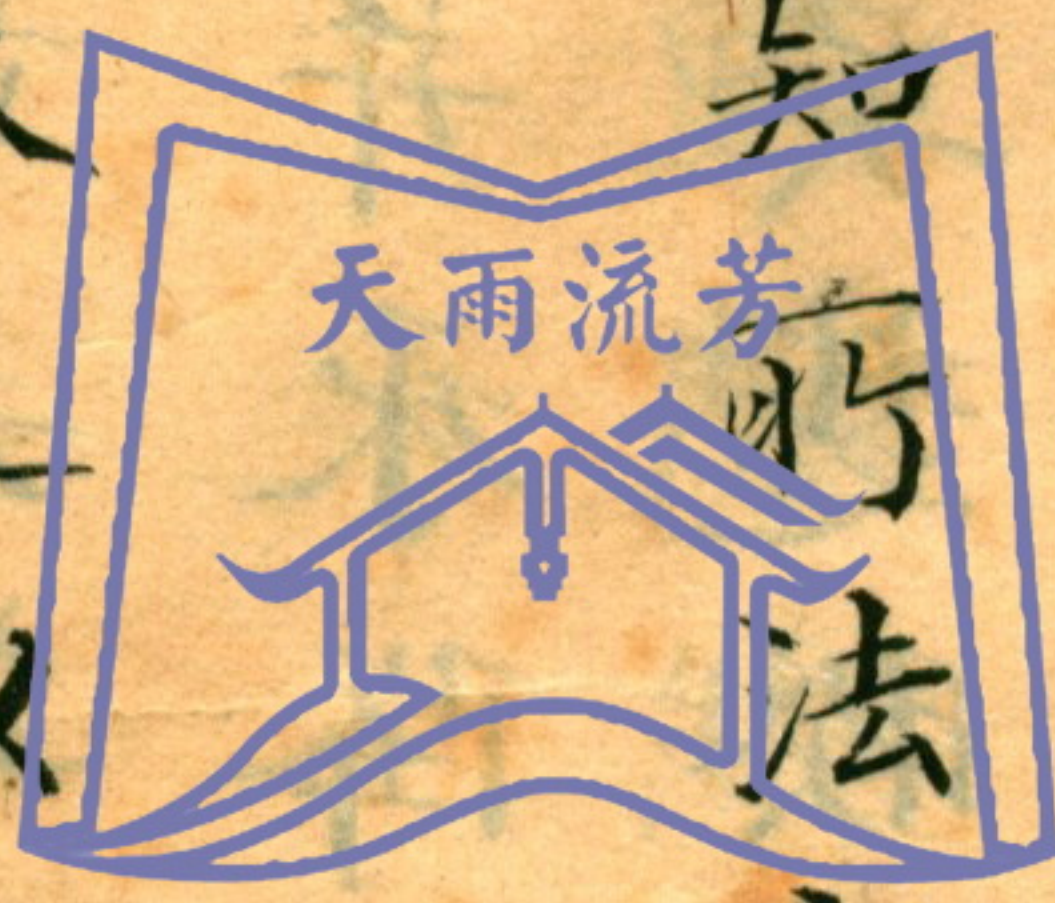
一鹿值金五斤以上文証之則黃金五斤值錢八萬



每金一斤值錢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錢一千也視
漢時金價較貴矣昔人未見及此拙著諸子平議始
及之又古書言黃金每以金計高誘注戰國齊策曰
二十兩為一金地趙是也梁惠王篇曰二十兩為鎰
古者以一鎰為一金而梁惠王篇曰二十兩為鎰
則一鎰為一金是二十兩為一金耳漢儒說鎰皆
與趙氏同惟文選注有一鎰二十四兩之說恐誤衍
四字不足為據
與馬穀山制府

辱手書知春初有暢覆之函迄未領到不知浮沉何
所矣薰風南來時有養日大君子順時布化令聞嘉
暢三江黎庶既登熙之春臺又庇渠之夏屋何
樂如之逖聽頌言周欣刊刻史之舉金陵書局直
任至隋書而止不特見天嘉惠來學之盛心抑且徵舉
重若輕之大力即擢尊函與筱泉中丞共讀之同深
歎服計自舊唐書以下尚餘元種兩生中丞允刻遼
金明史則又去其三矣見在與筱翁議定浙江刻新
舊唐書及宋史而以薛歐兩五代史及元史請合肥

相國於湖北刻之三四年間全史可以畢工偉然大
觀矣樾去年承招致浙局樂觀厥成寔喜且幸尊意
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請將金陵新刻前後漢書樣本
寄一二本來俾各局知所法守幸甚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講舍得識荊州飫之以清尊寵之以妙墨何幸
如之比想旌旆已在越中探禹穴之幽深攬蘭亭之
清朗較西子湖頭風景又勝矣樾登舟後于二十日
抵蘇肺疾已愈出月下浣又可放棹武林望從者于



湖樓從容小住再當追陪觴詠接續墜歡也茲有湘
與彭灑鄉相公一書代為寄奉乞察人

與彭麗崧孝廉

前年得手書并題和章去年又于金陵節署得書知

杖履優游起居佳勝并天雨流芳降達尊齒德之重計異姓

昆弟之歡且喜題華吳楚睽隔無從寄復雙魚尺素

遲滯至今良用媿慙題蒙表額弟翰墨積唐姓名

微末不足增先德之光重違來意輒已書就適貴同

宗雪琴侍郎來游西湖一見如舊即託其攜致左右

然恐緩不及事矣弟自去年春從蘇州紫陽書院移
主杭州話經精舍其地在歙山之麓有樓三楹足賢
全湖之勝風晨月夕倚欄俯瞰不減賀季真之在鑑
湖矣老兄倘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頗可於此中作十
日飲也

與朱伯華比部

辱手書知京寓清吉甚慰僕主講浙中寄孥吳下去
冬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巷潘文恭舊第而居之從
此其長為吳下阿蒙乎比年以書院而兼書局歲入

不為瘠薄而家用日見紛繁漏卮之命無可如何傳
云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得過且過而已老妻病体
繇歷數年今春加劇氣血並虧醫者或議滋陰或議
扶陽服之皆對^面不能奏功僕亦精力衰頹迴非
昔比看來皆非長壽身^{天雨流芳}大兒仍擬令其至直隸候
補小兒疝疾難^瘳瘳不可聽之幸其已有一子頗覺茁
壯笑言啞啞聊供愚^夫婦眼前一樂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乎足下近况知亦不甚佳京曹清苦自昔然矣
惟努力青雲再進一步耳

身壬甫兄

二月之末曾寄一書未知到否弟于三月二十日自
杭還蘇而蘇屬將吾兄來書先四日寄杭至今尚未
折回想監院校管留芳本月望課卷同寄也弟眠食
如常屬中亦平順惟弟天婦雨近年多病日見衰老迴非
前年紫陽書院兄相見光景矣弟終朝碌碌亦自
微覺精力不支著述已已積唐惟將舊著各種
絡繹校付手民窮愁仰屋有此百餘卷書已足自豪
自茲以往為道日損矣今春李筱泉中丞謀合各省

會書局刻二十四史屬弟商之江南督撫因先与丁
禹翁商量許刻遼金明三史副于三月中得馬穀翁
回書金陵書局從史漢起直任至隋書而止遂携書
与筱翁面議浙刻新舊唐書及宋史而以五兩代
及元史請少荃伯相於浙北刻之三四年後全史告
成一鉅觀也弟原書局總辦寔則總而不辦深愧素
餐惟此事稍有參贊之功然全史成後自問精力已
不能讀即能讀不亦過如彈詞院本消遣白日而已
若早十數年或者春蠶食葉尚能稍吐新絲也學問

無窮歲月有限宣尼所以有假年之歎乎

与王補帆

三月初在武林兩得手書適因肺疾還吳下廡廬未

及奉復想不罪也專事敬不易為非閣下分風劈流

之手不能董而理之能者多勞自所不免然計閣下

不久節鉞矣或者總其大綱優而游之以節賢勞而

養威重乎兄肺疾已愈去年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

科巷潘文恭舊宅今年四月中遷入居之屋不甚多

而聽事便坐頗亦具體內屋五間尤為軒敞鶴鷄巢

林暫焉棲息天地吾逆旅也又何擇蘇杭乎從前蹤
跡宛若浮萍屈指生平居然與宣尼相似蓋未嘗有
所終三年淹也此屋蓋玉泉觀察本以五年為約兄
請從小國之例七年然趙孟視蔭不能侍五何
論七乎姑存此說而已均平善惟山妻多病日
形衰老兄亦自覺精力不支人事牽挽未能休息而
著述之興衰老矣諸評議寶刊刻未竟厥功詩集
已為黎棗災乃楊石泉方伯一人之力秋閒擬至滬
上用西法聚珍版排印文集未知果否麝獲其臍犀

藏其角在達人聞之奚足一笑乎

与趙雪琴侍郎

舟中別後即作越中遊五月朔始還西湖講舍使

人入城偵視則全圖旌發矣瞻望不及我勞如何吳門

未知有幾日勾畱若能天雨流芳遲至月底尚可於銷夏灣頭

奉陪觴詠也越中山水殊勝大賢游覽於前賤子登

涉於後相距不過旬而稽山鏡水間籬鷓雲鵬後

先翔亦一奇也所游如禹陵南鎮蘭亭皆擬作一詩

而力不勝題大有秦武王舉鼎之懼因別尋題目亭

避重就輕庶幾齊王用三石弓便自稱十石也其蘭

亭一章卽以奉恆輒錄博一笑

与曾樞元中丞

數千里外忽奉書百朋之珍誠未足喻以閣下節

旌坐擁羽檄交馳而猶天雨流芳故人以時存問卽此一

端而裘輕帶緩有置從容可概見矣承示黔事具徵

成竹在胸有迎刃而解之妙想數年來綢繆戶牖之

內周旋主客之間不知費幾許心力矣賢者多勞如

何勿思樾今歲仍主講話經精舍借湖山之勝地養

標櫟之散材風雨小數大有終焉之志來書乃以鵬

圖再展為言竊謂相愛雖深相知或犹未悉也士之

處世豈不自揆如樾者文不足以陳俎豆武不足以

執干戈徒以遭^{聖世}竊科名昔年曾充先

皇帝蟣蝨之微臣今^流猶稱太史公牛馬之下走封

疆大吏許作賓城後生小儒謬推祭酒私自循省為

幸多矣兼之窮愁著^已百卷雖不足以傳後而

頗足以自娛設再入長安而索米則阿婆老矣其能

身三五少年爭東塗西抹哉若乃改弦更張易內而

外則勿論素乏吏才且鄙人之脫略形迹笑傲公卿
為日久矣一旦脚鞞手版而來曲跽雅拜自稱下官
有不驚而且笑者乎窮達命也固不足言吾生有涯
姑從所好閣下畫漢鳳鸞鄙人江湖鷗鷺雖沈異升
路尚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舊若必與雞鶩爭食
階除則鳳鸞其必羞之矣因承摯愛率布所恆惟鑒
察不宣
身孫琴西



天雨流芳

攝行方伯事因思樞元同年亦先攝藩條而旋拜節
鉞閣下必與同之弟前言為有驗矣夫人魚軒聞適
於前三日戾止慰農山長因以為戲弟謂行中書省
止是先為之兆再日右大拜其亦由夫人裙帶
乎此善頌善禱之詞勿以戲言為罪弟四月中來杭
即作山陰之游旬日而返日內仍廡湖上或乘籃輿
或棹扁舟放浪於西湖山水間以自娛樂此月之末
仍回蘇州西湖雖好銷夏灣固在吳中耳
與丁禹生中丞

昨在吳平齋觀察處見陳稽亭先生明紀一書共六十卷起自洪武訖于福王唐王桂王仿溫公通鑑之例首尾完全詳略有意頗擅史才尊議欲刻明史補畢氏通鑑所未及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犁然大備此意甚天雨流芳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且向來並無刻本為海內所未見之書若及此時付之梨棗會見不脛而走傳播藝林未始非吾局之光也此書尚是草稿訂作十

四本卷帙頗厚成裝訂與畢氏通鑑多寡不甚懸刻

殊書中雖有塗乙處而字跡亦明稍加整理即可上

版頗不費手又有考異十二卷則尚非定本編纂稍

難或刻或不再也也如此尊意以為何如稽

亭先生是乾嘉間人篤行君子吳中人士擬請從祀

鄉賢其著此書開積數十年心力而成而未獲行世

沈珠淪玉鬱而未彰者有待於大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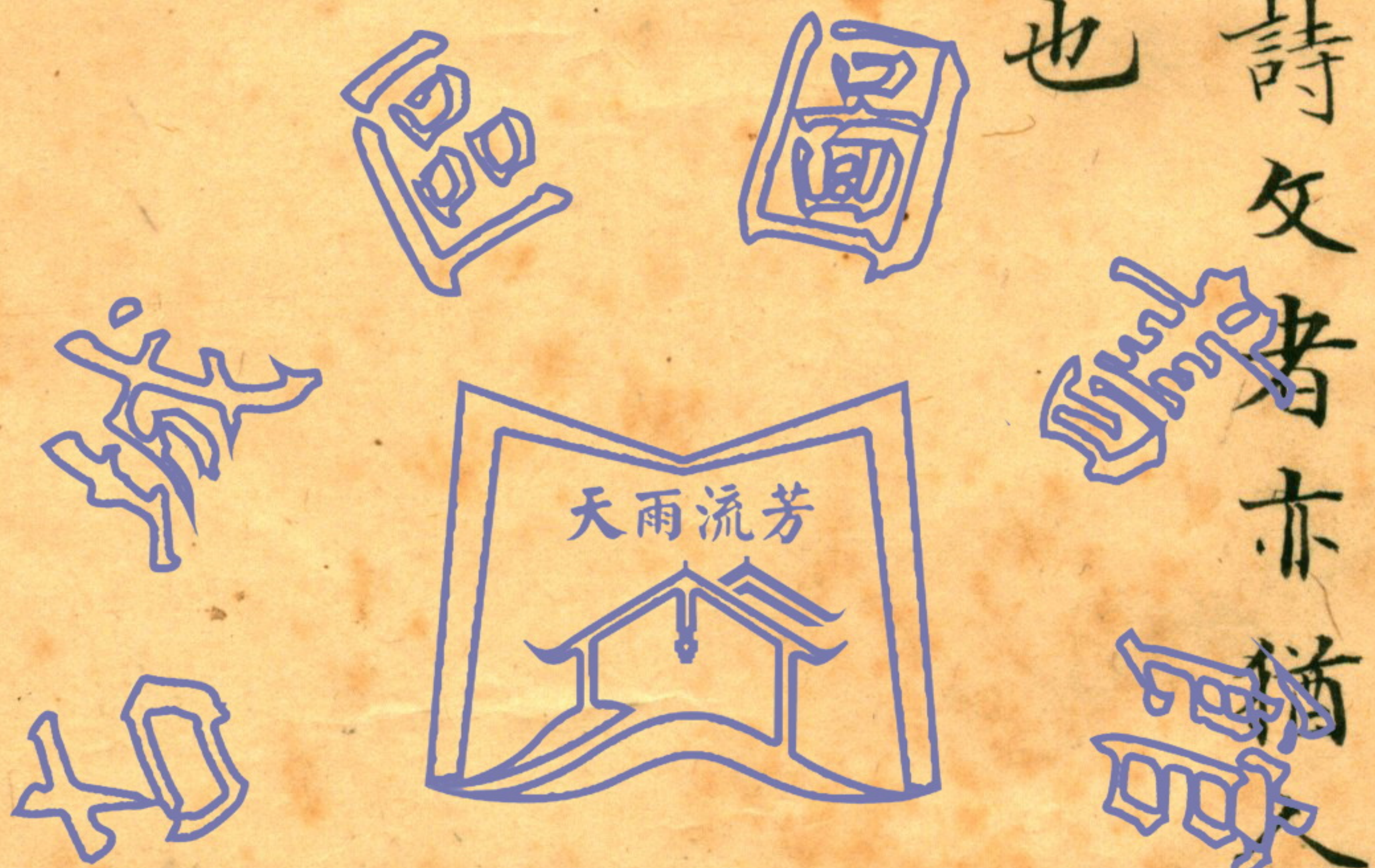
與王補帆

六月中得手書並皇清經解全部感甚惜年來精

力衰積得之不能讀之不能有悞入處有負盛意
為可惜耳西法活字版兄親至滬上訪之惟金山錢
氏文富樓書坊其值甚廉然止有小字耳大字尚未
全以明春期為定果否所費亦殊非細也拙著賓
萌集承許刻為刊何可言前聞馮景庭前輩感言粵
中每刻百字止須錢七八十拙集幸較五萬字然則
刻費約計在四五萬錢之數矣茲將草稿寄上并求
明眼人視之果可刻否敝帚千金文人習氣兄近來
并此勘破不過既已作之不得不一刻了事自入

世來百齡將半矣來日無多宜早為出世之計所以
寫史著作刊刻詩文者亦猶久客思歸預先料理
貲財清釐簿籍也

春在堂尺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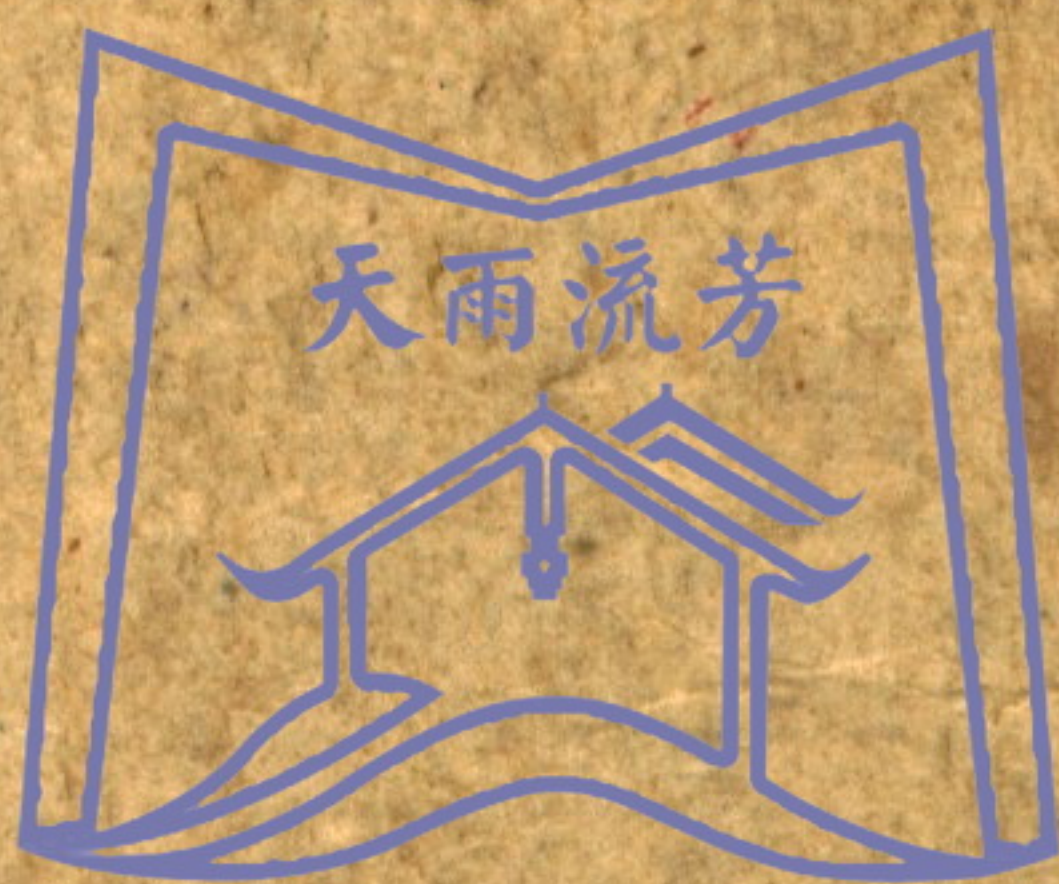


國圖

學

文

字



館